

批判楊獻珍同志对《實踐論》 革命精神的歪曲

徐 瑞 康

1984年初夏，楊獻珍同志向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作了一个《怎样学习〈实践论〉？》的报告。这个报告，表面看来，好象是在宣传《实践论》，实际上则是在歪曲《实践论》的理论原则，否定《实践论》的革命精神。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学习《实践论》，以它为指导，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具体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来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样一篇重要哲学论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三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展开了。全中国热气腾腾，到处呈现着一片大好形势。楊獻珍同志在这样的形势下出来作了这样一个报告，反对《实践论》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精神，只能说，这是他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前革命形势，与“合二而一”论同时射出的另一支毒箭。

现在，让我们通过以下几个问题来剖析一下这个报告的实质。

(一)

“活学活用”是工农兵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条根本原则。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遵循着这样的学习原则，真正地把毛泽东思想学到了手，因而出现了象雷锋、好八连那样的革命战士、革命连队；取得了象大庆、大寨那样的工农业建设成就；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更深入地展开了；……。一个新的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在形成。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活学活用”的原则正在使毛泽东思想成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发挥着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

然而，对于这样经过群众革命实践考验了的正确原则，楊獻珍同志却出来别有用心地给以歪曲解释。

他说：“我们在做任何一件工作的时候，在处理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都要严格要求做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做到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所谓活学活用也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还举例说明道：“做裁缝的，量体裁衣，就是活学活用；……做革命工作的，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就是活学活用。”^①

楊獻珍同志的这一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按他的解释，只要做到他所谓的主观与客观相一

^① 見《怎样学习〈实践論〉？》报告速記稿，下引此稿，不再注出。

致，做到他所谓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就是“活学活用”了。很显然，这是对“活学活用”原则的一种公开歪曲。

什么是“活学活用”呢？“活学活用”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一种通俗的生动的说法。它要求我们，要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革命实践，要在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在这里，“用”既是“学”的目的，又是“学”的方法，也是检验“学”得好坏的标志。雷锋的“问题——学习——实践——总结”，好八连的“一读，二议，三对照，四行动”，廖初江的“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想问题，碰到问题找毛主席著作”，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可是，杨献珍同志的解释却不是这样。在他的解释中，完全取消了作为“学”的目的和基础的“用”。试问，学了毛泽东思想，不去“用”来指导实践，把它束之高阁，这样的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自以为得到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思想就等于“用”么？难道做裁缝的“量体裁衣”就等于缝衣，干革命的决定工作方针就等于实行方针么？何况，正确的思想是只能从实践中来的，没有“用”，又怎能得到合于客观规律的思想呢？又怎能证实思想与客观规律相一致，证实衣服合身、方针正确呢？

可见，杨献珍同志所竭力提倡的根本不是“活学活用”，而是死学不用。这是完全违反《实践论》的理论原则的。杨献珍同志的目的乃是要人们按照这样的死学不用的原则来学习毛泽东思想。例如，他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学习《实践论》就是为了学会掌握取得知识的一把钥匙”，“学习《实践论》，就是学习寻找真理之路”。这就是要人们仅仅为“取得知识”而学习，为“寻找真理”而学习，根本不是为革命、为工作、为改造世界而学习。很明显，这是有意在反对人们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反对人们把毛泽东思想变为革命的实践活动。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示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②那么，为什么杨献珍同志在今天还要这样公开地、起劲地宣扬死学不用，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相对抗呢？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主要地就怕在一个“用”字上。在一定条件下，资产阶级对于人们讲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是并不那么害怕的，甚至他们自己也可以讲一点；可是就是“用”不得。一“用”，这个革命的理论就要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他们的世界就要完蛋了。杨献珍同志的“苦衷”也正在这里。现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已经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他们边学边用，活学活用，声势浩大，成效显著，以致使杨献珍同志所竭力维护的那个资产阶级王国陷入了灭顶之灾，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要反对，要抵抗。可是，在一片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赤膊上阵，正面反对，显然是太困难了；于是杨献珍同志就煞费苦心，以退为进，在“活学活用”这个完整的口号中假意地保留一个“学”字，抽掉一个“用”字，把“活学活用”解释成为“死学不用”，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就变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的东西了。这就是杨献珍同志的如意算盘。

但是，杨献珍同志的算盘完全打错了。历史曾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思想与革命群众的结合，乃是铁的必然。谁要抗拒这个铁的必然，谁就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4页。

(二)

杨献珍同志为了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经常挥舞起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反映论的陈腐武器，他一贯鼓吹所谓主观与客观绝对一致的认识论原则，说什么：“我们在做任何一件工作的时候，在处理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都要严格要求做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做到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又说：“反面失败的教训，就是主观与客观不一致，思想不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实践论》……上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杨献珍同志故意断章取义、歪曲《实践论》，他的这套观点，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1955年他就明确地说过：“在一定的具体问题上，思想不能如实地、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主观不符合客观，这种思想就是唯心主义，至少是包含了唯心主义的成分。……所有犯错误的人，他们的思想，若拿来仔细地加以检查，就可以看出是唯心主义占着主导地位。甚至完全是唯心主义的。”①1959年，他以这些谬论作武器，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过猖狂的攻击。这种观点在当时曾经被彻底驳斥过。而现在，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杨献珍同志竟然继续在宣扬这种观点，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作出必要的严肃批判。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一个原则的区别，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只是承认主观反映客观，并错误地认为这一反映是一次完成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绝对一致。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则进而分析了主观怎样反映客观，并科学地规定了在实践的基础上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认识过程；抽掉了实践的基础，否认了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而空谈什么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谬论。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早已阐明了这个真理。他说：“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论认识的推移的运动。”②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就在于肯定了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反复的过程。

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客观事物是具体的，又是发展的；人的认识只有从实践中才能发生，它的正确或错误只有从它所指导的实践的成功或失败中才能得到验证。因此，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他们的认识除了受着世界观的限制外，也就不能不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暴露）；受着科学条件与技术条件的限制；由于事物的细节在认识过程中也起着作用，因而也还受着人们的实际经验不足的限制。所以，人

①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最根本的问题》，《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第1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5页。

们的认识必须经过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才能最终达到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基本相符合。唯有经过这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们的认识才能不断地一分为二,才能使其中的真理部分不断发展,错误部分不断被纠正,才能使认识逐步地从片面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从不完全正确到比较正确。通过一次实践,就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绝对一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基于这点,所以毛泽东同志继《实践论》之后,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再次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毛泽东同志又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①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深刻地概括了整个人类认识史的辩证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就是不断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自然界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因此,人们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这个对客观真理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则总是经过实践、总结经验,再实践、再总结经验不断地反复的过程。必须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人们才能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以上所述的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就是人类认识史的科学总结,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

如果我们把杨献珍同志的观点与毛泽东同志的这样的观点作一个比较,那结论就十分清楚了:杨献珍同志所坚持的乃是早已彻底破产了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原则,这种观点,早已被人类实践所推翻,并且对我们的革命实践十分有害。为什么呢?

第一,这种观点认为,主观与客观之间,如果一致,那就是绝对的一致。这种观点根本看不到事物是全面的,是发展的;根本否认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过程。按照这种观点,人们的认识是一次完成的,是没有发展的,不是来源于反复实践,而是来源于直观反映。如果我们用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论点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只能使我们狂妄自大,骄傲自满,停顿不前,无所作为。

第二,这种观点又认为,主观与客观之间,若有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表现为认识中的错误,实践中的失败),那就是绝对的不一致,绝对的割裂,那就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

说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必定是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都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我们看到,有些错误和失败,即令是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科学的的世界观的人,往往也很难避免的。还有这样的情况,在生产斗争中,有时我们虽然有了正确的认识,可是由于暂时还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还不能控制某些自然灾害,我们的实践也可能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的失败,也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

^① 见《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还处于劣势，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①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显然是不合这种实际的。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就会在发现不能完全避免的某些错误和失败时，陷于悲观失望，无所作为。

由上可见，杨献珍同志的谬论，是企图从认识论上来攻击马克思主义，企图用挖心战术来歪曲和阉割毛泽东同志所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革命的能动的实质。

杨献珍同志为什么要顽固地坚持和宣扬这种观点来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呢？这只能从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来加以说明。

自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大庆、大寨的工农业建设成就，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蓬勃展开，就是这一伟大成就的鲜明标志。它们充分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和革命气魄。在国际上，这一时期亚、非、拉美反帝的革命风暴也达到了空前的高涨。杨献珍同志的论调正是针对这种革命形势的。

我们知道，大庆、大寨的伟大成就的取得，是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过程的，是经过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的过程的。例如，大庆油田的同志们，仅仅在铺设一条输油管线的过程中，为了取得一个精确的设计数据，他们在雨季的泥潭里，在寒冬的风雪里，曾坚持了十个月，观察了一千六百个点，取得了五万多个数据，进行了一千一百多次分析对比，最后才达到目的的。大寨大队的同志们在改变旧大寨面貌，仅仅在治理一条乱石山沟——狼窝掌沟时，就曾连续两年遇到暴雨、山洪，他们凭靠自己双手筑下的三十八道大坝，曾连续被冲垮了两次。但是，大寨大队的同志们不怕艰难，奋发图强，三战狼窝掌，终于把它治服了，即使在1963年的特大洪水面前，狼窝掌的大坝也是稳如泰山。我们知道，亚、非、拉美的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等，更是遭受过无数次的失败和牺牲。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屍首，继续战斗。正因为这样，才出现目前世界革命形势的新高潮。可是，若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观点，上述这些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英勇奋斗的同志的实践，都曾经是唯心主义的行动了；因为，这些同志，这些实践，都曾有过错误和失败，有过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杨献珍同志豈非因此就可以振振有词，对他们摆起哲学家的面孔，来大加谴责和全部否定了么？

对我们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了。要把一个有六亿人口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艰巨事业。在这里，正如周总理所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自己积累经验，自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②别人是代替不了的。可是这就需要我们反复实践。在实践中，当然有成功，有失败。但只要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勇于实践，并且不断地总结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就必定能够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从而，我们的工作也就必定会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② 见《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的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制度的任务。列宁说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①的确,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遭受失败而能够取得胜利的革命。革命,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行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不可避免的激烈斗争中,新生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最初总是弱小的。只有经过不断的斗争(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斗争),不断的总结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无产阶级才能够认清敌对阶级的本质,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掌握革命发展的规律;也才能够激起广大人民对反动阶级更深的憎恨,使参加革命的群众队伍越来越扩大;才能够增长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才干,提高自己的斗争艺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才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后战胜敌人。它所遵循的乃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这样一条革命的逻辑。

由上可见,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经过一个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可是,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唯心主义者;任何一件工作的失败都是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这就是说,只能在保证不犯任何错误,不遇任何失败的前提下,才能被允许去搞革命、搞建设。否则,就统统是胡作非为。这样,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不就是一种不准斗争,不准革命,无所作为,甘受自然和社会的奴役,坐待有朝一日主观与客观达到绝对一致,才许行动的奴才哲学了吗?

十分清楚,杨献珍同志不过是抓着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来攻击和嘲笑这一革命实践运动本身。人们在革命实践中懂得,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已。正如列宁所说:“俄国工人阶级用其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是定会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的;让那种在革命方面无所动作的庸夫俗子去以不犯错误自誇吧!”^②

(三)

《实践论》告诉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辩证地统一的。首先,认识世界要以改造世界为前提,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能发生;其次,成功地改造世界又需要以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作指导,而认识世界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其他著作中反复说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可是,杨献珍同志却把这个基本原理歪曲得不象样子。

杨献珍同志也谈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却是完全错误的。杨献珍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是由物质变成的精神”,“我们现在正处在精神变物质的时代,即处在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时代。”这就是说,在杨献珍同志看来,在我们以前的马克思的时代,只是物质变精神的时代,它只有认识世界的活动,而没有改造世界的活动。我们所处的时代,则只是精神变物质的时代,它只有改造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6页。

②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4页。

世界的任务，而没有认识世界的任务。杨献珍同志在这里，只讲改造世界，不讲认识世界，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者完全割裂开来了。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为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指明了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一般途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再去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规律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了。

的确，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指引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有了比较具体和深刻的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就是我们对于上述客观规律认识的一个飞跃和结晶。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远未完结。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在我们面前，仍然有很多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还有很多很多不熟悉的事物。^①

总之，客观事物是具体的、发展的。认识了普遍规律，并不等于认识了具体规律，认识了事物的现状，并不能代替对事物将来的认识。必须进一步在实践中去认识事物的具体规律，认识事物的发展，把一般和具体、现实和将来结合起来，才能说得上对事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要全面地认识事物，乃是需要一个不断的反复实践的过程的。可是，在杨献珍同志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一切物质都已变成了精神，一切革命和建设的规律都已完全掌握了，在我们面前已经没有什么不熟悉的事物和未被认识的领域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必再去认识世界了。很明显，这是一种荒谬的有害的论点。按照这种论点，我们就不可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有所认识，有所发现。进一步，也就必然会否定当代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中，许多同志所揭露的杨献珍同志多年来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样，表面看来，杨献珍同志似乎在强调“精神变物质”，强调“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实质上，他由于以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割裂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具体革命实践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代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对当代革命运动的巨大指导意义，从而就使他所说的“精神变物质”“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成了一句纯粹的空话。

人们知道，杨献珍同志是一贯不讲和反对“精神变物质”的。他声称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反映论”，就是“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声称过：“‘物质——精神’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公式”，“‘精神——物质’是一般的唯心主义公式”。^②现在，他却忽然大讲其精神变物质了，难道是他的观点转变了吗？不，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他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更隐蔽的手法来反对精神变物质，反对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而已。

其次，杨献珍同志在报告中还十分明确而肯定地说过：“学习《实践论》，就是学习寻找真理之路”。说过：“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求得主观与客观的一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解决的最中心的问题”。这就是说，在杨献珍同志那里，求得真理，求得认识，求得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意即主观反映客观）乃是人们进行认识活动的目的。为什么他

① 见《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② 见1964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王跃文同志的文章。

这样说呢？关于这点，如果我们看一下他在《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中所说的，那问题就清楚了。他说道：“规律当还未被人们认识的时候，它对于人们是一个必然，它是人们的主人……当人们认识了规律的时候，人们就自由了，人就成为主人了”。又说道：“求得自由，是我们的目的，而认识必然，乃是求得自由的唯一方法”。^①这就是说，在杨献珍同志看来，因为认识了就自由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与上述不讲认识世界相反，杨献珍同志现在只讲认识世界了。

这种观点，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认识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实践需要理论作指导上。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又正如《实践论》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着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②这是因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③“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④可是，杨献珍同志却认为，认识了就自由了。他完全否认“意义更加伟大”的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能动的飞跃。但是，任何思想、理论，如果把它束之高阁不去指导实践，不去掌握群众，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武器，即使是和客观规律相一致也是不起作用的。

这种“认识了就自由了”的论调，还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它用认识世界来代替改造世界，根本取消实践在实现自由中的作用。应当说，这就是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唯心主义同一的观点。它实际上把现实的客观的矛盾变成了观念的主观的矛盾，“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所以，才会把认识当作是“求得自由的唯一的方法”。但是，马克思告诉我们，批判的武器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就是说，事物的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仅仅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还不是自由的。只有通过实践斗争，正确地运用规律，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取消实践斗争，只能使人们永远得不到自由。

毛主席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⑤。我们知道，在这里，“必然”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自由”是指运用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客观世界、支配客观世界。因此，毛主席的这句话，实际上是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毛主席就是这样唯物辩证地来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据上所述，我们看到，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完全违反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当他谈到改造世界时，他就不讲认识世界；当他讲认识世界时，他就不谈改造世界；他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他宣传这种论调，乃是适应资产阶级的

① 《什么是唯物主义？》，第180、1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1页。

④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⑤ 见《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反动要求，企图否定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运动。

(四)

杨献珍同志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作了种种歪曲。他企图通过这些歪曲，进一步来否定我们现实的革命实践运动。

杨献珍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不得不抽象地肯定：“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出理论”。但是，他所谓的这一“真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同他的哲学思想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这能更具体地说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因此，“了解费尔巴哈的生平，是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哲学特点的一把钥匙”，了解马克思、毛主席的“亲身经历”，是了解他们哲学思想的“关键”。原来，杨献珍同志的所谓“认识依赖于实践”，就是认识依赖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所谓“实践出哲学”，就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哲学。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出哲学”乃是指不同阶级的社会实践会产生自己的哲学。世界上从来没有、也决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哲学。任何哲学都是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是任何个人的经历所不能改变的。费尔巴哈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代表，创立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①的条件下，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了解任何一种哲学的“钥匙”，在于了解这种哲学反映着什么阶级的利益，总结了那些社会生产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不在于这种哲学的创始者个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是社会实践出哲学，而不是个人“生活经历”出哲学。杨献珍同志故意歪曲这一明摆着的事实，把社会实践偷换为个人“生活经历”。这只能说明，他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目的在于否定实践的社会性，从而反对把现实革命化的社会实践。

杨献珍同志在他的报告中闪烁其词地说：“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中，生产实践乃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阶级斗争是社会有了阶级以后的事，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将来阶级完全消灭了，阶级斗争也就没有了。科学实践是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才有的，当然，今后它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这些话，初听起来，似乎还有道理，实际上却是别有用心。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低一阵，高一阵，尖锐，复杂，并且要延续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教导我们：三大革命运动必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正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这个指示的时候，杨献珍同志提出了上述公开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试问，这不是有意识地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又是什么呢？实践证明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8页。

明，如果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会迷失政治方向，遭到破坏；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不能激发出来，从而就会使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失去真正的依靠。而这样，不就是等于全部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了吗！杨献珍同志的上述观点的反动实质正在于此。

杨献珍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还标新立异地叫嚷：“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主席在《实践论》中已经揭示出来了。那就是阶级性和实践性。还有一个特点，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性。”杨献珍同志在这里为什么要与主席的论断唱对台戏，故意加上一个“能动性”的特点呢？难道马克思主义的能动性不就是它的实践性吗？列宁对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谈到的人的“能动的方面”，不是明明注释过，说这就是“人的实践”^①吗？而杨献珍同志这样一“补充”，恰恰表明他所谓的“实践”，乃是不具有能动性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那么，什么是他所谓的不具有能动性的“实践”呢？

关于这点，他在《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中早有自己的说明：“人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且人就是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生存下来，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人既然已经生存下来了，已经生存到今天了，今后还是要生存下去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便更好地生存下去”。^②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所谓的“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实践活动，乃是仅仅为了“生存下去”、“更好地生存下去”的适应环境的活动。这种适应环境的活动，根本不是为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可见，无论是他所讲的“能动性”还是他讲的“实践性”，都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基础的生存哲学的范畴。

总之，杨献珍同志的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根本对立的。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保卫当前人民群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运动，就必须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反动观点。这正是一场哲学战线上不破不立的阶级斗争。

x

x

x

杨献珍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世界人民革命风暴新的高涨时期，借宣传《实践论》之名，反对《实践论》。他提倡死学不用，抵制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为的是反对我国的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把一切错误和失败都归结为唯心主义来唬吓人们，为的是反对我们的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他形而上学地割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否定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为的是反对我们的三大革命实践运动；还有，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的概念，也为的是反对我们的三大革命实践运动。方式种种，目的一个。这一切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思想领域中来。而在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锋芒总是对着毛泽东思想。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路明灯。因此，要取得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彻底胜利，我们就必须在思想领域中展开保卫毛泽东思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08页。

② 《什么是唯物主义？》，第174页。

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也是革命发展的必然逻辑。

《实践论》的革命精神是歪曲不了的。杨献珍同志的反对，不过是螳臂挡车。我们深信，在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中，《实践论》的伟大思想必将粉碎任何阶级的反抗，冲破任何逆流的阻挡，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①

1965年2月27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9页。